

#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邓阿宁

(重庆师范学院 中文系,重庆 400047)

**摘要:**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他们相互赠诗唱和,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飘洋过海,不畏艰险,不辞辛劳,擎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土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唐代;中日往来;诗歌;略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2)03-0043-04

## A Brief Review on Sino - Japanese Poems in Tang Dynasty

DENG A-ning

( Chinese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ang Dynasty is a very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 lot of ambassadors and Buddhists had written a great many poems to eulogize the prosperity of China,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the tenacious spirit of their leaving home for Buddhism seeking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lso the nostalgia feeling for their homel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ino - Japanese poems in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Sino - Japa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bassadors, monks and priests, intellectuals,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world as well.

**Key words:** Tang Dynasty; Sino - Japanese communication; poetry; a brief review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从日本圣德太子以“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冀闻大国维新之化”(《隋书·倭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派出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始,607年到894年的近300年间,大批的求法僧、遣唐使源源不断地被派往中国学习汉唐佛教文化,并回国传播中国文化,唐朝也先后派出“赴日使”出使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唐代僧人也曾东渡日本传经授戒,从而掀起了中日邦交的新高潮。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他们相互赠诗唱和,表达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依依相念的情愫,也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多散见于《全唐诗》、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以及《渤海国志长编》等史传作品中,后由张步云辑为《唐代中日往来诗》并注。<sup>[1]</sup>唐代的中日交往诗作者众多,包括了中日皇帝、使臣、

僧人和文学诗人的诗作。诗歌内容丰富,抒情言志,文情并茂,对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国势强盛,声威远震,对外交往十分频繁。武则天执政期间有“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sup>[2]</sup>的繁荣景象;留唐的使臣、学问僧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唐朝“声教所及,唯唐为大”,<sup>[3]</sup>“居海内之尊,处域中之大”,“教睦九族,会同四海”,<sup>[4]</sup>“万国朝天中”(储光义《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天中嘉会朝”(李隆基《送日本使》)的强大和昌盛,使他们对日本充满了景仰,并在诗中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如

收稿日期:2001-10-16

作者简介:邓阿宁(1949-),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日僧释辩正的《与朝中人》描述了唐朝“钟鼓沸城闾,戎蕃预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的繁盛和万国归属的情景,对唐帝的神明和遍迎四方来客的热情表示了崇敬。日本著名佛教大师空海在《昶法和尚小山观咏》一诗中,以“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啭汉家新”描写了他身居中国所看到的竹翠花发和人声鸟语的春景春意,既寄寓了他对日本故土春天的怀想,又表达了对中国的赞美和热爱。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就有着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隋唐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高潮更促进了中日友谊的发展。在诗人们的互相唱和及迎来送往的赠诗中无不表现了这一主题。在诗人们的笔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长屋《绣袈裟缘》),“问法言语异,传经文字同”(崔蕃《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行满《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两乡何异照,四海同是家”([日]岛田忠臣《夏夜对渤海客同赋月华临近夜思》)等诗句写出中国和日本虽然被大海阻隔“大海浪中分国界”(方干《送僧归日本》)但却有着同天同地,同心同性的邻邦之情,也有着“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一面相逢如旧识,交情自与古人齐”([日]阪上今继《和渤海大使见寄之作》)的悠久历史。正因为如此,才会在中日使臣、僧人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好交往中产生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情思。唐代以来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刘长卿、包佶、吴颙、孟光、毛涣、崔蕃、全济时、行满、许兰、幻梦、林晕、朱千乘、朱少端、晏靖、鸿渐、郑壬、皮日休、陆龟蒙、颜萱、栖白、钱起、张籍、刘禹锡、贾岛、韦庄、贯休等与遣唐使朝衡、求法僧最澄、空海、圆仁、圆珍、道慈、辩正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阿倍仲麻吕(朝衡)是日本遣唐留学使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曾与吉备真备、僧玄昉、大和长冈等人于公元717年作为第九次遣唐使来中国,后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任用,在唐作官,卒于长安。许多诗人、臣僚与他交情甚笃,敬称他为“晁监”、“晁卿衡”、“朝校书衡”、“晁补阙”,赞扬他“朝生美无度”、“卓性本含真”(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来称郑子学,归是越人吟”(赵骅《送晁补阙归日本国》),以“郑子学”和“越人吟”的典故比喻朝衡来中国学习文化和归返日本传播文化。当朝衡于公元753年奉唐玄宗之命回日本聘使节时,王维等友人与他依依惜别,赠诗相送,表达了“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思念之情。李白误闻朝衡途中遇风溺死的消息时,写诗痛哭,抒发了对朝衡痛惜哀伤的感情: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朝衡同样对中国及友人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回国之际,写诗表达了他恋恋不舍的心情: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使臣。

天中悬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联驂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交友人。

——《衔命使本国》

“悬明主”、“忆慈亲”、“违金阙”、“西望”、“怀恩”等词语写出了诗人离唐之际对唐皇和友人充满敬重和依恋难舍、牵肠挂肚的复杂心情。

送别日本友人归返本国的诗篇是唐代中日往来诗中的主要篇章,伤别离、抒愁怀、寄相思的情感溢于言表:

万里三韩国,行人满目愁。

辞天使星远,临水澗霜秋。

——钱起《重送陆侍御使日本》

天眷何期远,王文久已同。

相望杳不见,离恨托飞鸿。

——徐凝《送日本使还》

波涛含左界,星斗定东维。

或有归风便,当为相见期。

——方干《送人游日本国》

沧溟分故国,渺渺泛杯归。

无尽终期到,人生此别稀。

无风也骇浪,未午也斜晖。

系帛何须雁,金乌日日飞。

——吴融《送僧归日本》

“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通”(全济时《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归程数万里,后会信悠哉”(朱少端《送空海上人谒后归日本》),“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鸿渐《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杨夔《送日本僧游天台》)等诗句无不渗透着唐代诗人们对日本僧人、使者息息相通的深情厚谊和相思情怀。

渤海国原是东北方少数民族靺鞨人柞荣建立的国家,唐玄宗时曾册封柞荣为国王,将其归顺教化,渤海国一直与日本关系密切。唐朝对渤海进行归化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增强了唐朝的国势,一方面使中日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唐皇的这一政治举措深得遣唐日本使臣的赞赏,遣渤海使大伴氏上的诗《渤海人朝》通过描述渤海归附后在德政和教化上取得的成就来赞扬唐朝的政治功绩:“自从明皇御宝历,悠悠渤海再三朝,乃知玄德已深远,归化纯情是最昭”,并以“片席聊悬南北吹,一船长冷去来潮”表达了希冀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往来的心愿。渤海也曾先后派出赴日使者,著名的有裴頔和儿子裴璆,他们与出使唐朝的日本使官岛田忠臣、菅原道真(儿子菅原淳茂)、大江朝纲、藤原雅量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裴頔的人品人格也深得日本友人的敬仰称颂,他们在交往酬答的诗中纷纷赞扬裴大使的聪敏、风姿和诗才。岛田忠臣称裴頔“非独利刀刃似霜,毫端冲敌及斜光。多才实是丹心使,少壮犹为白面猿。声价随风吹扇俗,诗媒逐电激成章。文场阅得何珍货,明月为使秋雁行。”(《继和渤海裴大使见酬管侍郎纪典客行字》),还在诗中赞扬说“明王若问看聪敏,奏报应生谢五行”(《敬和裴大使重题行韵》),“不是

少郎无露胆,偏因大使有风姿”(《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惊见裴诗逐云成”(《酬裴大使答诗》)。菅原道真以“掌上明珠舌下霜,风情润色使星光”(《去春咏渤海大使与贺州善司马赠答之数十篇,今朝重吟和典客国子纪十二丞见寄之长句感而玩之聊依本韵》),“灌溉梁园为墨客,婆娑孔肆是查郎”,“万里当凭一手章”(《重依行和裴大使被酬之什》),“声价重轻因道举,文章多少被人抄”(《重和大使见酬之诗》)等诗句称赞了裴头的诗才如同精美的掌上明珠和甘甜的舌下糖霜,其风流潇洒的情趣也给文章增添了熠熠光彩,而这些成就都来自于裴大使的文才和勤奋。并以“寒松不变冒繁霜”等诗句赞颂了裴头傲霜斗雪,如同青松一样的品格。在渤海与日本两国使节的频繁交往中他们同样以诗表达了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关怀和情谊。如诗中有岛田忠臣、菅原道真等夏夜雨后访裴大使的感人故事,“冒热寻来逼户帷,客房安稳雨休时”(岛田忠臣《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也有脱衣相赠以遣情怀的动人场面“浅深红翠自裁成,拟别交亲赠远情”(岛田忠臣《同菅侍郎醉中脱衣赠裴大使》),还有依依惜别的愁绪情怀,更吟唱出了:“三更会面应重得,四海交心难再期”(岛田忠臣《过裴大使房同赋雨后热》)、“与君共是风云会,唯契深交送一生”(岛田忠臣《酬裴大使答诗》)、“郑重赠君无异物,唯余泣别满中珠”(岛田忠臣《夏夜于鸿胪馆饯北客归乡》)、“闲谈知胆照,莫劝折灯花”(菅原道真《夏夜对渤海客因赋月华临静夜诗》)、“吴花越鸟织初成,本自同衣岂浅情”(菅原道真《醉中脱衣赠裴大使叙一绝寄以谢之》)、“我宁离袂忘新友,君定曳裾引旧门。若有相思常服用,每逢秋雁附寒温”(菅原道真《二十八字谢醉中赠裴少监酬答之作似有谢言更述四韵重以戏之》)、“多少交情见一言,何关薄赠有微恩”(菅原道真《依言字重酬裴大使》)、“交情不谢北溟深,别恨还如在陆沉”,“珍重归乡相忆处,一篇长句总丹心”(菅原道真《酬裴大使留别之什》)、“自送裴公万里行,相思每夜梦难成。真图对我无诗兴,恨写衣冠不写情”(菅原道真《见渤海裴大使真图有感》)、“雪鬓同年分岸老,风情一道望云交”(菅原道真《客馆书怀同赋交字呈渤海裴令大使》)、“度春欲见心如结,专夜相思睫不交”(菅原道真《客馆书怀同赋交字寄渤海副使大夫》)、“得意何愁云水隔,江湖深契在相望”(大江朝纲《奉和裴使主到松原后读全鸿胪南门临别口号追见答和文什次韵》)、“思倾别酒俱和泪,未死应无一日忘”(大江朝纲《奉酬裴大使重依本韵和临别口号之作》)、“虽喜交情坚似石,更怜使节古于松”(大江朝纲《书怀呈渤海裴大使》)、“若长有心与期在,万里分襟更共衣”(藤原雅量《辽东丹裴大使去春述怀见寄于余勘问之间遂无和之此夏缀言志之诗披与得意之人不耐握玩偷押本韵》)等充满情意的诗句。

## 二

唐代中日往来诗中,有不少诗颂扬了以最澄、空海、圆仁、圆载、圆珍等为代表的人唐僧高贵的人品人格和执着求法的精神。最澄为平安初期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公元804

年来唐到天台山国清寺求法,次年回国后弘扬中国佛法。唐代友人、诗人称赞他:“重译越沧溟,来求观行经”,“得法心念喜,乘杯体自宁”,“往岁来求请,新年受法归。众香随贝叶,一雨润禅衣”,“来求贝叶偈,远过海龙宫”,“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对他“道高心转实,德重意唯坚。不惧洪波远,中华访法缘。精勤同忍可,广学等弥天”的执着求法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吴颢、孟光、毛涣、崔馨、行满、许兰《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空海亦为日本著名佛教大师,公元805年人唐求法,对日本佛教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官吏马总称赞他:“何乃万里来,可非衒其才。增学助元机,土人如子稀”(《赠日本僧空海离合诗》)。诗人朱千乘赞美他:“古貌宛休公,谈真说苦空。应传六祖后,远化岛夷中”,“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留学幽微旨,云关护法崇”(《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朱少端说他:“禅客祖州来,中华谒帝回。腾空犹振锡,过海来浮杯。佛法逢人授,天书到国开。”(《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其它如“来朝汉天子,归译竺乾经”(晏靖《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鸿渐《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郑壬《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等诗句无不歌颂了空海人唐求法后回国弘扬佛法,传递中华文化的伟大功绩。圆仁、圆载、圆珍也是当时人唐求法的著名僧人,皮日休以“贝多纸上经文动,如意瓶中佛爪飞”,“取经海底开龙藏,诵咒空中散麝楼”(《送圆载上人归日本》)的诗句称赞了圆载佛法的精进和灵性,陆龟蒙以“晓梵”、“夜禅”,“见翻经论多盈筐”歌颂了圆载朝夕研读佛典,勤奋翻译佛法经书的精神。

唐代高僧整真和尚曾六次东渡日本传经授戒,其间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最后在日本圆寂。唐代不少中日僧人、诗人对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精神也予以了高度赞扬:“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释法进《七言伤大和上》)、“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禅光耀百亿,戒月皎千乡”(〔日〕刷雄《五言伤大和上》)。尽管大师已经逝去,但“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释思托《五言伤大和上传灯逝》)、“斯法留千载,名记万年春”(高鹤林《述怀》)、“洪慈万代光”,“无处不遗踪”(〔日〕石上宅嗣《五言伤大和上》),鉴真大师的精神和佛法却光耀千秋,表达了中日人民对他的精神和佛法的无限崇敬。

为了来唐学习和进行中日交往,中日僧人和使者往往要经受离乡背井的孤独、恶风巨浪的风险和病痛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忍受着思乡之苦,执着求法,他们的精神受到了不少唐代友人和诗人的赞赏。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中以“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的诗句描述了即将归国的朝衡在海上孤独泛舟的旅程和可能遭受鲨鱼袭击的危险。曹松称颂赴日使者“犹有中华恋,方同积浪深。张帆渡鲸口,衔命见臣心”(《送胡中丞使日东》),沈颂在《送金文学还日本》中写道:“烟

雾积孤岛,波涛连太空,冒险当不惧,皇恩措尔躬”,这些诗表现了中日使者不惧惊涛骇浪,不辱使命,来往于中日两国的精神。刘春虚在《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中描写了日本与中国“沧溟千万里”,而仕于唐的使官薛文学却将乘一叶孤舟在茫茫海上日夜航行,诗人对他危险的旅程充满忧愁“前心方杳杳,此路劳夷犹”,而薛使者却“离别惜吾道,风波敬皇休”即离别时珍惜的是中国之道和对唐皇的敬重,而不是旅途的风险。毛涣赞最澄和尚为了“万里求文教”而“莫言沧海阔,杯度应自知”(《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刘禹锡高度赞扬了日本僧人智藏不远万里,乘杯渡海来到中国,寻访名山大师学法“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赠日本僧智藏》),其勤奋拏着的学法精神谁人可以媲美?

日本使者和僧人在汉诗中同样抒发了他们为了求法不惜“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日]释辨正《在唐忆本乡》)的心情。日本文人都腹赤和使官滋野贞主都以“渤海望无极,苍波路几千。占云遥骊水,就日远朝天”([日]都腹赤《和渤海人副使公赐对龙颜之作》),“苍茫渤海几千里,五两舟中送一年。颶壑艰辛孤迹度,鲸涛煞拍远情传”([日]滋野贞主《春日奉使入渤海客馆》)等诗句描写了渡舟远航的遥远、孤独和随时可能葬身鱼腹鲸口的艰险。虽然远渡重洋,吉凶难测,“波翻夜作电,鲸吼昼为雷”(林宽《送人归日本》),“大海途难涉,孤舟未得回”([日]坂上今雄《秋朝听雁寄渤海人朝高判官释录事》),但他们仍以“不惮涛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鳌”<sup>[1]</sup>的坚韧精神来往于中日之间,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 三

唐代中日往来诗中还有不少诗抒发了中日使者、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

——[日]释辨正《在唐忆本乡》

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

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

——[日]释辨正《与朝主人》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日]朝衡《望乡诗》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

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帐,羸情对动神。

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中]王孝廉《和坂顿客对月思乡之作》

枕上官钟传晓漏,云间冥雁送春声。

辞家许不胜感,况复他乡客子情。

——[日]滋野贞主《春夜宿鸿庐馆简渤海入朝王大使》

春鸿爱暖南江水,旅客看云北海天。

晚籁莫惊单宿梦,他乡党后不胜怜。

——[日]滋野贞主《春日奉使入渤海客馆》

“皎月圆”、“白月轮”、“云端”、“春鸿”、“冥雁”、“琴歌”、“晓漏”、“晓籁”等诗歌意想寄寓了旅居他乡的游子通过看云、望月、见鸿归、听琴歌、闻晓漏、惊晓籁而引发的“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怀乡之苦,抒发了自己孤独在外,盼望早日回归故里的心情。出使日本的渤海国大使杨泰师在《夜听捣衣诗》中也描述了他客居日本夜听邻女捣衣声而引发的“客子思归别有情”,从“不知綵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想到自己闺中妻子捣衣时的“体弱多香汗”和“劳玉腕”,进而联想到独守闺阁的幽怨,然而“忆忆兮,心已悬,重闻兮,不可穿”,虽思乡忆亲心切,又重闻熟悉的捣衣声,但因路途遥远不可逾越,只好“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虽然这些中日使臣“每言乡国,魂魄断绝”,但为了不负国家使命,他们以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尽忠职守,表达了“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日]朝衡《归国定何年》)的决心。

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在回顾历史,继承传统中进一步促进中日人民的友谊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张步云.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C].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 [2]刘昫. 旧唐书·崔融传[C].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刘昫. 旧唐书·贾耽传[C].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唐玄宗. 春晓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序[A]. 全唐诗[C]. 中华书局,1960.
- [5]梁容若.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6]周一良.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